cmchao / March 26, 2019 09:09AM
選擇冷門科系的愛與勇氣
如何填志願卡
選擇冷門科系的愛與勇氣
2019.03.18 人類學教育
作者：左拉

哇，芭樂電台竟然派我來出外景，真是太開心了！而且啊，還是來到這個神秘的島國—娜威夷亞特（Nawiat，以下簡稱娜國）！這是另外一個全世界只有人類學家知道在哪的地方，正如同Nacirema族人的神秘居住地一般。

說來也是個巧合，多年來我默默地長期關注娜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，感受到這個島國的與眾不同，尤其是他們教育孩子的方式。今日節目時間有限，我想從兩件事情簡單介紹這個島嶼國家的民族性情：所有娜國人必須遵守的U好教與賽主義（稍後說明），以及開始正式入教前，幼童主動要求學習駕駛的訓練。

先從幼童主動要求受訓說起。娜國的社會觀察員酋大右耳氏毓芬子（2006）曾精準地如此評論：

這是個發展快速，人人害怕落伍與沒有一技之長的社會。孩童仍處牙牙學語階段，便開始學習駕駛車輛甚至開飛機的技巧。因教學場所不同，有些強調適性發展的機構，會讓小孩自己選擇他們有興趣的領域；而有些單位強調回歸自然，在課程中會安排小孩與動物接觸，並授予他們馴服一匹馬、一隻老鷹，甚至一頭大象的技巧。

然而，仍有些兒童無法順利進入教學現場，也許他們在與家長協商的過程中出了問題，使家長不願資助孩童實現他們短期夢想的機會。兒童常以失控的淚水與近乎瘋狂的咆哮，無視旁人的目光，控訴家長未順其心意。

由於課程的設計相當精良，除非有很特殊的情況，孩童幾乎不會受傷。而且，這種訓練會上癮，使得專家們多年來不斷討論這是否構成一種成癮現象，並使得孩童對過於一般的交通工具感到沒興趣。

如果說駕駛訓練是順著孩子的意願的教育，那麼接下來的U好教育，可說是順著大人們的意願的教育。在此，身為人類學者，我們不能以我族中心主義來批評U好教。但是，當身在娜國U好教裡頭的人，也非常不滿意教內幾十年來的大規模、非少數例外的不健康發展時，情況就有些不同了。經年的閱讀娜國的餘百本民族誌、當地的社會觀察員紛紛指出娜國多年不改的惡習，問題在於教育的意識形態。

首先，U好教可以說是娜國人一生的生活準則與終極文化價值。沒有了這個文化價值，一個人可能會被質疑不配做一個娜國島民。在遠古傳說中，U好教的最終修行成果，可以讓一個平凡人變成君王，甚至可以治療人類疾病、改變自然生態結構。

除此之外，百年餘來，娜國島上又興起了賽信仰（Scimonoce 賽牟諾斯 ，以下簡稱賽主義），這股信仰潮流不但與U好教互不相斥、甚至相輔相成、同進同出。在今日的娜國島上，不論是有權有勢或身無分文的島民，大多數都是兩個宗教的忠實信徒，即便他們對於賽主義成為宗教系統的形成過程所知甚少，卻仍然相信其有著不可質疑的神聖力量。

由於娜國幾百年來都是宗教綜攝主義的實踐者，其宗教系統的崇拜對象不具有一種排他傾向，有時會給外人一種來者不拒、多多益善的錯覺。不過這僅僅是一種錯覺。娜國島人內心深層的靈魂，仍然是由U好教一種神秘而難以理解的道德意識貫穿。在娜國，U好教義是人們自我要求、日日反省的精神所在，是許多人一生奮鬥的核心。只是，U好教最終修行成果的門檻非常之高，幾乎沒有人敢自稱精通教義與實踐。娜國島上的電視新聞，除了對於犯罪之撻伐非常著迷之外，對於觸犯U好教教義者的犯人，更是常以人神共憤來稱之。賽修行主義的興起，其實只是一種確保人們可以達成U好教的基本修行資格的一種修煉方法，外衣是賽主義，靈魂卻仍是U好教。

如果U好教很難被外人理解，那麼或許賽主義的實踐比較容易被掌握？娜國的社會觀察員口一口氏孟興郎針對賽主義崇拜的分析，很值得參考：

娜國島的賽主義崇拜，有著極為深刻的社會意義。崇拜系統中，有一重要的角色稱為「聖傳師」，專門教導人崇拜賽。島民普遍認為，獲得越多賽力量的人，社會地位就會越高。雖然崇拜賽可以獲得精神力量，但賽之神有自己的意志，會揀選崇拜者，賦予他們強度不一的精神力量。這種精神力量獲得的多寡，可由兩種方式檢視，一是經過聖傳師的考核，二是崇拜者言行散發出賽的氣質而得知。因此，賽是一種令島民又愛又恨的東西，每個人都想得到這樣的力量，但又對於賽之神的揀選感到不公或無能為力。

孩子大概從六七歲起，就開始接受各種U好教與賽主義的觀念。不論是在學校，或是回到家裡，若能時常顯現出自己的「賽之力」，同儕、家長、親戚們便會刮目相看，認為這個孩子將來很有可能有實踐U好教的本事。

到了中學，乃至大學階段，娜國社會對於賽主義的崇拜只是有增無減。一百多年來，他們所學習的學科，是根據該學科被政府機關所認可的「賽質」來決定其價值。賽質越高的學科與系所，就是家長會逼迫孩子們、乃至孩子們自己也深深覺得應該要在「志願卡」填寫的科系們。如果孩子對於賽質較低的學科有興趣，總是會被所有長輩聯合起來圍剿、告訴她或他這樣是違背U好教教義的、未來也不可能好好實踐U好教，可以說是替自己的人生自掘墳墓、未來將是死路一條。

由於這個畫面太過熟悉，覺得有點感傷，我取消了與其他社會觀察員的不結構訪談，收拾行囊，翌日就回台灣了。

＊ ＊ ＊

回到台灣後，我心裡一直很沉重，覺得不論是在娜國，或是在台灣，都覺得填志願卡這件事情，其實一點都不志願。

為了解悶，我找了幾位芭樂農友來聊聊，尤其是聊聊當初他們是怎麼填志願卡的，順便聊聊他們後來怎麼栽入人類學的（看是一頭栽，慢慢栽，還是陰錯陽差栽？）

訪問了幾位原來不是讀人類學後來卻成走上人類學的農友，以及兩位一路都是讀人類學的農友（包含我自己）。就先從數學系讀不下去的農友F開始吧。

Z：妳覺得數學系跟數研所最讓你不能忍受的是什麼？
F：可以都不需要和人接觸。

The End

Z：你大學為什麼填心理系啊
J：因為我理科很厲害，唸了理組（其實文科也很可以，但那個時代...你知道的）。到高三時，應該骨子裡知道自己想要比較寬廣的想像、對世界還有很多疑問。所以堅持讀了三類組裡比較社會科學的心理學。
Z：聽說你舅舅聽到你要轉行人類學，有特殊的反應？
J：他是當時唯一支持跟鼓勵我這麼做的家人。（一大家族人關係都很緊密的意思。）爸爸媽媽不反對，但也擔心。只有他問我：「人類學是什麼？你為什麼要學人類學？學人類學將來對社會會不會有貢獻？有什麼貢獻？」然後他鼓勵我，不管做什麼都要做好。
Z：（已哭。）

The End

Z：你怎麼後來不讀動物系了？
Y：好應景的主題（是說，過年前夕還得趕芭樂文...）我們當年有好多奇怪的第一志願耶～
當年（70年代末期），民間有一種說法，說動物系幾乎都是收容考不上醫科的，有點太簡化啦。當時動物系不是熱門科系～現在的生科更是第三類組墊後了？我高三那班是特殊班（比較接近「特殊教育」那種意思），收集自然組各班當中，不想唸醫學院的學生，所以同學之中，動物、植物、昆蟲都有當第一志願的。還有森林、農藝等等。北一女

就那一年有這種班，空前絕後。
Z：當年還有什麼別的特殊的熱門科系嗎？
Y：當年的熱門科系跟現在差不多，比較特別的我只想得到圖書館系，在當年大概僅次於外文吧，因為傳言它跟資訊系（當年大家寄予厚望的未來）很接近。

The End

於是，我又去訪問了一位據說讀過圖書館系的農友O，一問下去才知道原來O是197X年只讀了一年圖書館就轉系的農友。

Z：聽說你讀過圖資系，請問當初為什麼圖資系會夯，跟資訊系的聯想有關嗎？
O：倒也不是，我的一個親戚當時在美國當圖書館員，跟我說圖書館學很有趣也很有前途
Z：那遇到什麼讓你受不了的事情，怎麼會想不開跑去讀人類系啊XD
O：我上完第一堂圖書館學概論，就決定要轉系了。你不會相信哪時候台大有多爛
Z：哈哈，是有多爛～～～好想知道喔
O：李亦園的原始宗教是全校數一數二的社會科學課，整個社會科學院找不到一門有趣的課可以修。
Z：所以上完原始宗教，你就栽入人類學了！一堂課定終生這樣嗎？
O：沒那麼誇張，我只是覺得文史哲都在為統治者擦屁股，想念點社會科學，可是我自己覺得台大的oo系oo系都很無聊，只好念人類學。如果有電影系或藝術史系，我大概就轉進去了。

The End

Z：你覺得當初園藝景觀設計系最讓你受不了的是什麼點？
P：背植物學名
Z：是要背多少
P：很多很多，我最討厭背東西
Z：可以說，第三類組才是死背之組嗎？很常聽到醫學大學來旁聽的學生抱怨自己必須成天死背。
P：生物、化學比較需要記憶。
Z：難道人類學就都不用背嗎？
P：人類學比背學名有趣多了。你看，當初我要背這種東西喔！考試要考～
這還只是千萬分之一！

The End

Z：怎麼會從電機系轉到人類系？
S：我也是輾轉才到人類系的，不是什麼可歌可泣的理由耶。就對電機沒興趣，原本想唸點有關的，結果想法就醫工->生命科學->人類系。原本對人類系的印象是想作考古的，但開始唸了就變文化了。
Z：對電機沒興趣，為什麼還會進入電機系
S：進去唸了才沒興趣啊。簡單講，就是覺得唸的東西和生活不太有關係。用學術的話來講，就是覺得很「異化」吧，雖然那時候不會用這個字.....

The End

接下來是科班出身兩位農友我與L的線上對話。

Z：你當初是怎麼進人類系的
L：申請入學
Z：我以為我是第一屆欸？你那屆就有申請入學？
L：我才是正港第一屆
Z：靠我還寫進田野2裡面
L：沒差啦哈哈

Z：我當時只有填一家，沒有別家
L：對啊我也只有申請人類學系啊
Z：天啊我們真的是世上稀有的物種！
L：....
Z：你高中時都在幹嘛，為何會申請人類系
L：我不想考聯考，想讀臺大歷史，但沒開放申請，就轉而申請人類學，想說差不多～結果差很多，大一成績很爛，都在玩社團、搞樂團。 Z：我也是大一大二都在搞電影社，都沒在讀書。每天都看侯麥啊，還有廣島之戀去年在馬倫巴那些，看到大家都睡成一遍，醒來還是都很煞有其事地探討運鏡與場面調度，真是文青啊！
Z：那為什麼想讀歷史，到底
L：家父歷史學家
Z：.....
L：.....
Z：我真的是高二立志要當人類學家，因為讀了基辛的文化人類學導論，發現人類學是解決我生命中許多大問號的一個東西！但當時覺得社會系也不錯，所以我當時還跟校刊社的學姊們討論。我說，當社會學家，跟人類學家，哪一個聽起來比較厲害？當時大家都說「人類學家」。我就更加堅定了。(這是什麼爛理由啊！)

小名為「田野2」的《辶反田野》
The End

歡樂的時光咻一下就過去了～芭樂電台今日的節目也到了尾聲。俗話說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，但其實讀書並不是同一回事。你讀書如果不能帶來黃金屋，就會被家族親戚圍剿，你填的科系如果「賽質」不夠高，人們會質疑你這是何苦。但為了要獲得更多「賽」而開始讀一大堆自己不愛的、使你個人感覺異化的東西，就有比較不苦嗎？
聽眾朋友們有沒有發現，芭樂農園的農友們，其實很少是一路科班出身的。不論是電機系、數學系、動物系、園藝系、心理系、化工系、法律系、會計系，都可能殊途同歸。他們有的人是受不了這個，有的人是受不了那個，捫心自問，自己喜愛什麼，可以為了什麼而有熱情，吃這個也癢吃那個也癢，所以最後才選擇了人類學。

所以，到底如何填志願卡呢？

答案是～人生只有一次，你想學會哪些東西呢？如果你對人類學或有人類學家在的科系有興趣，何不放手一搏呢？如果你現在抵抗不了壓力，也沒關係，因為你以後也可能有機會挺身而出、抵抗壓力。問題只出在於你敢不敢拿出你濃濃的芭樂魂！啊更正一下，是人類學魂啦～

The End

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-非商業使用-禁止改作 3.0 台灣版條款 授權。歡迎轉載與引用。
轉載、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，如：

左拉 如何填志願卡：選擇冷門科系的愛與勇氣 (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://guavanthropology.tw/article/6705)